



事件观

为什么要谈论偷外卖的大学生

刘言

最近两天，我的朋友因为一名大学毕业生李某某吵得不可开交。警方早先披露给媒体的案情显示，正在准备考研的李某某因在南京多次偷外卖而被刑拘，当事人家庭困难，为了供其上学，3个姐姐都已辍学。有人将其比作法国名著《悲惨世界》中因偷面包获罪的冉·阿让，发文称“大学生因饥饿偷外卖被抓是整个社会的耻辱”。甚至有专人拨打了南京警方的电话，表示愿意支付李某某需要承担的经济赔偿，希望警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，放他一马。

有钱缴纳罚款，只能选择后者。而此时，旁听席上的纽约市长拉瓜迪亚站起来，拿出10美元向老太太鞠了一躬说：“请你接受10美元的罚款。”随即转身向法官和旁听席上的人说：“现在，请每个人另缴50美分的罚金，捐给这位老人。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生活付出代价，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老人需要偷面包才能喂养孙子的城市与社区。”

从法律层面，警方的这一决定无可指摘。根据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，盗窃公私财物，数额较大的，或者多次盗窃、入户盗窃、携带凶器盗窃、扒窃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而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，就应当认定为“多次盗窃”。

如果想想我们身边的世界变得更好，不妨关注这些年轻人成长的艰辛。李某某当然也值得同情，但我们谈论他，不是为他的违法行为开脱，而是要为更多年轻人拥有公平的奋斗环境而呼吁。

不少人提及据说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一桩公案。案件并不复杂，一位老太太被指控偷窃了面包，面对法官的讯问，老人说：“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的孙子，他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，我不能看着他饿死。”

看到这个故事，我不禁想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老师关于大熊猫的经典案例——“我好多天没吃饭了，快饿死了，看到一只熊猫能不能吃？当然可以吃，烧着吃着烤着吃都可以，这叫紧急避险。”一个人的生命权毫无疑问地高于其他财产权利。

对于李某某，舆论给予一定的同情是可以理解的，毕竟很多人都是从艰辛的学生时代一路走来，李某某“前途搁置”也确实可惜。但发生这样的事，不能一味指责社会。偷窃，本身就是错的，不能回到“谁弱谁有理”的思维定式上。

如果这样说，被偷外卖的小哥岂不是更惨，本来挣的就是辛苦钱，明明已经“拍照送达”，外卖丢了少不了赔偿或罚款，可能还会造成其他订单的延迟，一天的奖金泡了汤。而点外卖的人，也许他的生活也并不富裕，咬着牙多花了几块钱想吃顿好的，左等右等也

不少人在谈及这个世纪的故事里，依据法律，老人将面临10美元的罚款，或是10天的拘役。显然，她并没有

不少人在谈及这个世纪的故事里，依据法律，老人将面临10美元的罚款，或是10天的拘役。显然，她并没有

不少人在谈及这个世纪的故事里，依据法律，老人将面临10美元的罚款，或是10天的拘役。显然，她并没有

不少人在谈及这个世纪的故事里，依据法律，老人将面临10美元的罚款，或是10天的拘役。显然，她并没有

当骗子藏进手机

程盟超

6个月前10天，占据苹果App store中国区免费下载榜头名的是一款名叫“秘乐短视频”的应用。它一度力压抖音、快手，号称在半年内累积5000万用户。然而这酷炫的“大生意”却在主流媒体上寻其踪迹，我身边的多数人也没有听说过它。上一个如此“低调”的项目是“趣步”，这款App号称“走路就能赚钱”，去年，在新获数千万用户后，它因“涉嫌传销”被长沙工商部门立案调查。

没被阳光照到的潮流多奔奔涌在阴沟里。趣步和秘乐有着相似的套路，都号称不付出任何东西就能赚到钱。注册后领到初始任务，前者要求每天走上几千步，后者则需每天刷几分钟短视频，做到这些后就能从平台处领到代币，而代币能兑换成现金，价值几十元——行话里管这叫“零撸”。

至此，听起来还是互联网公司惯用的拉新手段。可趣步和秘乐的布局才刚开始：如果将代币变现，则要开大笔手续费，而且任务中断，从此再没赚钱的机会。要是感到肉疼，办法有两个：一是拉新人加入，拉的人头越多，获取代币增加，提现手续费也越低；二是先充值购买更多代币，解锁等级更高的任务，才有机会赚得更多。

社会经验足够多的人大概已经意识到，这种说不清盈利模式，将拉人头作为主业，且发展下线能获得好处，还一味鼓动用户交钱以获取更多回报的套路，就算披上互联网的皮，再用复杂的规则体系作伪装，也是传销或者非法集资。

最近两年网上类似的项目不在少数。单是“短视频”领域，除了秘乐，还有福音、迷因、妙音、等等。趣步更是衍生出趣走、趣睡、趣问……吃吗拉撒呼吸说话都能赚钱，大饼画得又香又甜，就问你信不信？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

修复



魏月董在接受修复手术。

21岁的魏月董很长时间都不愿意照镜子。她不满意自己的模样，出门总是喜欢戴上一顶粉红色的鸭舌帽。她的头在一次严重的车祸中受伤。为了救她，医生摘除了她部分颅骨，两侧骨瓣缺失让她的头看起来有一些变形。从那以后，她格外害怕摔跤，有时候会下意识护住头，每晚睡觉只能平躺，不敢睡太沉，担心压到脑组织。她有孩子，但一岁多的儿子始终不敢与她亲近。

在黎德桦的印象里，魏月董家算是他接触过最困难的家庭之一。他记得，女孩的家属都“很朴素”“很老实”，话不多，一直客客气气的。他们和医生诚恳地表达过，家里还欠着房贷，手头实在没什么钱能拿出来了。

黎德桦和魏月董互加微信好友。女孩出院后，隔几个月，他发去消息询问最新情况，每一次的对话全由他发起。魏月董的回复总是简短的几个字，有时候话锋拐向了伤势，戳中伤心处，她就沉默了。

进行修复手术前，她选择先填上那笔欠款留下的漏洞。7月8日，站在广东省佛山市岭南医院的收费窗口，魏月董核对了几遍金额后在POS机上输入了密码，她背负3年多的欠款清零。

黎德桦记得，魏月董住院期间，鲍三办先去交了1万多元，“几乎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光了”。

魏月董的头痛修复手术被安排在7月19日早上。在佛山岭南医院的手术室里，操着手术刀的医生，在她的头颅左侧头皮上划开一道25厘米长的切口，分离出只有两张A4纸厚度的硬脑膜，在头皮和硬脑膜之间植入准备好的钛网，缝合后缠上绷带，左侧的头颅终于修复完成了。



魏月董在接受修复手术。



魏月董来到医院还钱。



魏月董在佛山的出租房内。



魏月董和丈夫与医务人员合影。

(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)